

再读《项脊轩志》

时隔二十余载,再次捧起《项脊轩志》,读来竟不同于先前的感受。

文章从项脊轩的修缮说起。寥寥数笔,项脊轩修缮前的“小曰暗”被勾勒出来,一派没落、衰败的凄清氛围。修缮后,以添绿植、书满架、鸟来食、人去、月半墙、桂影移等衬托“静雅亮”的基调,一人、一屋、一院的闲适安逸,烘托出人间清欢。

接下来,文章转折,以“然亦多可悲”开启下文,简单的一个过渡,情感迅速变了色彩,看似平叙几件琐事,读来却令人伤感,令人落泪。

叔父们分家了,一个好端端的院子被分得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内外多置小门,墙往而是。犬东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一番混乱的景象,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分崩离析,兄弟阋墙,家运日渐式微,既

可悲,又可叹!时光逆转,之前项脊轩里面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兄弟相爱,齐心协力。而如今,家庭的破败,兄弟的矛盾,哪里还有家的氛围?亲情走到这一步就是一场灾难,沮丧、愤怒、焦虑等情绪撕扯着作者的心。

写母亲,是借老嫗的口述,表现母亲的温柔慈爱。母亲早逝,对于归有光来说,她的只言片语、琐碎的一举一动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儿寒乎?欲食乎?”道尽了母亲对子女的深情,感人至深。“语未毕,余泣,嫗亦泣。”口未开,泪已落,思不断,忆无边,寥寥数语,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正如《人世间》里的这句:“反而最难过的,是在之后的时光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他时,看见他曾经爱吃的美食,用过的杯子,鼻子一酸,泪流满面。”睹物思人,心中凄楚,沉痛和悲哀如此厚重。

文中,归有光追叙和祖母在一起的往事,既有轻松的玩笑,又有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有一天,祖母来看自己,开玩笑说:“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明责暗赞。离开的时候,用手关上,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由衷赞赏。表现了慈祥的祖母对归有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心鼓励,更道出了作者对祖母的深切怀念。归有光自幼勤奋,但一直并不如意,恐辜负祖母的期待,再加上家道中落,心里极为悲抑,想起祖母的音容笑貌,故而“长号不自禁”。

说起妻子,都是一些欢愉之事。妻子时常来轩中,或者聊往日旧事,或者学写字,翰墨生香,伉俪情深。回娘家探亲,回来转述小妹妹们的话:“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少女

们对阁子的好奇,富有情趣。可惜的是,妻子的离世让幸福生活戛然而止。唯有庭中一棵枇杷树相伴,妻子去世之年自己亲手种植,如今已经高高挺立,枝叶繁茂。表面上笔调温暖平静,实则蕴含了生活的无聊和内心忧伤,而以乐景写哀情,无一字言思念,却将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刻意却意境饱满,更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

《项脊轩志》全文仅六百余字,却情真意切,别具风韵。作者以朴素流畅的语言,通过对生活琐事、平常景物、亲人相处等场景的描写,托物抒情。文笔清淡却“力透纸背”,语言简洁却蕴含深情,素雅之间抒发着真挚动人的情感。

回望经典

说说签名书

作为一个爱书人,我的收入相当部分都用于买书。买书时,经常能买到一些签名书,有的还写着受赠者的名字,有的受赠者甚至还是笔者或者作者认识的。看着那些历时已久的签名书,赠方的情意和笔耕穿越时空归于我处或流转他处,珍惜之余心中难免有些感慨。

记得曾经有朋友淘到一本《黄土高原上的银铃——人民艺术家袁牧之》签名书,恰恰该书源自曾与我一起看望袁老先生的友人,说实话当时有点生气,想拿起手质问受赠者,但转念一想,何必呢?多一个读者不是更好吗?何况这位朋友是真正的读书人和写书人,我曾介绍他与袁老联系给他们单位做过公益演讲和演唱。

对我而言,签名书很珍贵,除非百年后散佚,那是没法子的事。但也正因为这样那样的流散,才让签名书到了真正珍惜的人手中,最终落个好的归宿。正所谓宝剑送英雄,好书送书友。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说:“最理想的藏书是有作者的签名或题词,或者曾经被名流占用、使用并留有印迹的书籍。”签名书之价值,在于有生命的气息在。加以时光加持,身价倍增也是情理之中。

笔者遇到好书,往往多买几本甚至十几本,分送给爱书的朋友。比如贾平凹的书就买过不少,请作者签名后送给爱书的书友。也遇到过不珍惜的人,转头就把赠书送给了他人。虽然有些遗憾,不过转念一想,该书若到了珍视者手中,也不失为好处,于是就释然了。

记得贾平凹在《笑口常开》一文中写道:“著作得以出版,殷切切送某人一册,扉页上恭正题写‘赠xxx先生存正。’一月过罢,偶尔去废旧书报收购店见到此册,遂折价买回,于扉页上那条题款下又恭正题写‘再赠xxx先生存正。’写毕邮走,挺进一家酒馆坐坐,不禁乐而开笑。”

签名书作为一种社会风尚,既是时代文化的缩影,也承载着君子淡交互相酬和的友谊。早些年,经常有读者买到书,把书寄给作者,请作者签名后再寄回来的做法,往返过程中的期待与激动是令人难忘的。

据悉,已经去世的赵坤收藏有贾平凹作品为主的当代名家签名书上千册。可谓贾平凹作品收藏第一人。据悉,他收藏贾平凹作品各种签名版本就多达五百多种,其数量之大,品质之高几乎无人能及。赵坤以其收藏成就当选贾平凹著作版本收藏研究会首任会长,他也是“平凹版本”群的群主。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书友泪满襟!

2021年,《藏书报》曾给笔者开了一个名为“收藏贾平凹”的专栏,笔者相继撰写发表了包括赵坤、朱文鑫、李松、王扣芳、文彦群、胡青峰、姚敏、张永强、于江海、陶北和笔者在内的十多位收藏贾平凹作品版本较多的藏书家(者),其中笔者收藏的贾平凹作品多为签名书,殊为珍贵。

新世纪以来,有书商开始注意签名书收藏,之后签名书收藏渐渐成为收藏投资市场的小众项目。现在流通于藏书市场的签名书,大多是自己年代,例如沈从文、茅盾的签名书,市场成交价就有3万元左右;钱锺书的签名书,约在1万元左右;鲁迅的签名书,也一度被炒到了60万元一本。

签名书不同于书画,似乎只能在书房里自娱自乐。为何很多人还是宁愿要一本签名书呢?

签名书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物质属性和铜臭味之处,在于其文化属性和书卷味。很多读者与作者是无缘相见的,但一个签名,使得彼此一生有了交集。万籁俱寂或雪夜闭门,拿着一本签名书,徜徉书中,与作者做思想的交流与对话,不失为一种精神享受。

一个签名,对销售而言是增加了书的商品差异化。对读者而言,是一种个性化需求,但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因此一本签名书,无论是自己读,还是给孩子读,或者当作礼品送亲友,只怕是没有比这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又更独特的礼物了。

其实,笔者以为签名书就是给自己的书房增加人气、地气、灵气和烟火气。所谓人气,就是拥书自雄;所谓地气,就是了解底层;所谓灵气,就是书香之气;所谓烟火气,就是生活气息。

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半窗花草一墙书的生活,大概是所有爱书人的心愿。很多时候,我们收藏一些物什,其实收藏的是记忆,是把美好的时光储存在其中,触之就打开了记忆的窗。在某种程度上,签名书其实只是一个记忆载体,承载赠与受赠双方的友谊。至于进入流通领域,使更多的爱书人沾溉读书之福,快快乐乐如新乐乐,何乐而不为!

我说报纸的副刊

编读往来

我的办公室桌子上、书柜里有十多种报纸,多了读不过来,只选副刊来读,浏览新闻版面。细读副刊,遇到好的作品则剪下来,端端正正地贴在报集上,闲暇之时顺手翻阅,细品慢嚼。看到美丽的画面,手舞足蹈;读到动情的诗章,大声朗诵。我是《陕西工人报》的忠实读者,也是它的忠实作者。对《陕西工人报》副刊的每一期百读不厌。

对副刊的情感,在阅读中产生,在交往中加深。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我经常阅读副刊上的散文、诗歌。副刊是文化视野的扩展,艺术门类的延伸。除了进行本职工作的新闻写作外,还写些散文、随笔、杂谈,将积于胸内的欢乐、悲伤、哀怨、忧愁,人生感悟,一吐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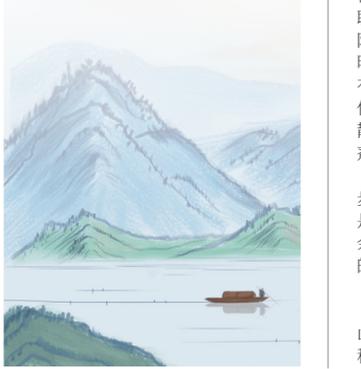
副刊是田野里一朵散发着清香的山花,是山涧里流淌的一股甜美的泉水,是一坛陈酿多年的美酒,是黑暗中的一束阳光,是午后一抹亮丽的彩霞。副刊里有乡村袅袅炊烟,有城市的热闹喧嚣,有人情冷暖,有世态炎凉。有春的百花,春的芬芳,春的希望;有夏的凉风,夏的热烈,夏的耕耘;有秋的明月,秋思念,秋收获;有冬的宁静,冬的肃穆,冬的思考。

副刊里有对历史的回忆,能听到历史前行的足音,读到世事的沧桑,也能看到一望无际的八百里秦川,雄浑粗犷的大山,千回百转的深沟……一组组画面,似历经沧桑、饱经风雨的历史老人诉说农耕文化的脉络;一篇篇关于信天游的解读,在传承着古老文化的同时,解读着人类的永恒主题——爱。副刊里不仅能读到民歌,还能读到诗歌,看到浩瀚沙漠,看到古老黄河,有老道纯熟的老作者,也有稚气未脱的文学新苗。副刊中散发着秦岭南北、塞北大漠、黄土高原的文化气息,翻卷着古老黄河文明的朵朵浪花,倾吐着三秦文化的深厚积淀,彰显着陕西日新月异的变化,谱写着陕西人昂扬的豪迈赞歌。无论你是耄耋老人,还是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无论你是七尺男儿,还是能顶半边天的女子……读者的心灵都能在这里放飞,它是文学人才的摇篮,老少咸宜的精神栖息地。

副刊是一个拼盘。如果把报纸的正刊比作正菜的话,那副刊就是拼盘。可能小看了这个拼盘,台湾作家林黛曼女士曾经说:“台湾报纸副刊几乎引领了当代文学的发展,高额的资金和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副刊成为文学青年步入文坛的入门券,台湾很多知名作家几乎都是从报刊副刊起步的。”副刊如拼盘,色、香、味俱全。四时小菜,包罗万象;山珍海味,一应俱全;浅酌低饮,任君挑选;优哉游哉,其乐无穷。《易》载:“天才殊途而归,一致而百虑。”又载:“物相杂,故曰文。”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七嘴八舌,“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我爱读报纸的副刊,似与一位心仪已久、楚楚动人的女子交谈,又好像接受一位老者、智者的训导。我爱读报纸的副刊,从前如此,此后亦然。

宋增斌



评论贵在“引诱”中

论的过程中,他努力摒弃了立意不当的空洞理论,面向散文的现实状况,以科学精神为评论文章找到社会依据,有理有节。

在《杨南生传》中,伏萍因为都是自己沿着老一辈航天人杨南生生前足迹进行的亲历采访,因为都是“真”,因为都是日常,因为都是身边的人和事,加之岁月更迭,使这部文集《杨南生传》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明显地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和时代对比的沧桑感。

纵观程斌先生的评论,优美的散文有场

《山梁那边》有故事



儿想你》《爷爷的砖茶》《妈妈的鞋帮》《蹲在地头忆岁月》等诗歌,散文表现出雷明川对家乡情有独钟,是位忆恋故乡的人。他的祖籍在陕西泾阳县,35年前从湖北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西安

古韵新声 淬炼诗意

作者写苏州名胜虎丘塔:“深林形在望,绝顶势峥嵘。景自三层阁,风从八面生。”化静为动,表现塔的高耸直立,凸显力量感。写广西的涠洲岛:“枕边如诉海声音,赠我层云慰我心。夹道蕉林频拱手,秋风不舍曳衣襟。”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海滨风光的静谧,给人以惬意感受。写贺兰山:“云展雪敷冷画屏,朔风惊掠骆驼铃。贺兰山麓霜天下,何处牧歌断续听?”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想,调动起面对雄浑山川的多重感官体验。古典诗词向来有以形写神的传统,通过寥寥数笔,捕捉事物的关键特征。诗集作者努力汲取古人之法,有意识地抓住景物特征,描摹出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咏史诗一向寄托着诗人的历史情怀。在诗集中,作者不只是回顾,更有沉思与展望;不仅怀着对历史的温情敬意,寻访名胜古迹,更从百年党史的辉煌征程中感受精神伟力。如参观北京门头沟的抗日根据地马栏村,作者俯瞰嶙峋的山势,遥想前人的峥嵘岁月,写下:“壁立千峰军挺进,川流百代势腾冲。”将历史与自然融于一体,赞颂抗日英雄们的英勇无畏与卓然气魄。

山文字,又有多少印入了我的脑中,还是仅仅成了一场旅行炫耀?

历史的山路上,蹒跚万里的人不在少数,能够把文化探寻作为使命的,能够把这种使命以冷静的笔触记录下来的不多,余秋雨先生算得上一个。

这种与文明现场对话的“山河文化”,渐渐让书房里的人景仰起山川来,渐渐让山川中的人崇拜起文化来。这种景仰和崇拜,来源于都江堰的上善若水,来源于莫高窟的泣血伤口,来源于阳关

的陪伴者心头一惊——原来,文化极有可能就藏在你走过的路当中。这趟苦旅,唤醒了人们对山河、文化和阅读的敬畏之心。

到这时,我们已经明白,所谓苦旅绝非仅指旅行之苦。个人的历险比起来,文化的历险更是惊心动魄。余秋雨先生的苦旅,在山河之间,更在文化之间。旅行之苦,人生之苦,文化之苦,让人不得不停下来,回过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那里有晴天,也有风雨;有欣慰,也有忧思;有平川,也有峡谷;有坦荡,也有戚戚;有辉煌,也有落寞。

荐读

赵慕宇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新版序言中写道:“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蹒跚,以此为归。”

我一下就被“时间”“文字”“老庭院”攫住了,这不就是人们神往的意境,何苦之有?初看书目,我本能地以为这趟“苦旅”不过是一场文化人的自嘲,却完全没有掂量出“荒凉”和“蹒跚”背后的沉重。

直到我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那种震撼才像一记记重锤不断在心里敲下。余秋雨先生的苦旅非但不是病恹恹的苦叹,简直就是振聋发聩的呐喊。二十世纪末,他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行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等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古文明的遗址。在文明被湮没的地方,他顾不上舟车劳顿,顾不上上身性命,不倦地为散落在这个星球上的文化把脉号脉,开出一剂剂让人猛醒的药剂。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一边用脚步丈量名山大川,一边用文字书写胸中丘壑,那将是何等幸事。但读完书,我沉默了。我的梦想,在余秋雨先生眼里却是苦旅?这是一个还没有出发的人难以想象的。

我重新思考起路和书的关系。如果每本书里都有作者的踏遍千山,那满纸山水,又有多少藏进了我的胸中,还是仅仅成了一种文化摆设?如果每次旅行都是一种阅读,那满

的千年风雪,来源于西域的非凡宏大,来源于杭州的高贵美丽,黄州的苦难倔强,来源于避暑山庄的惨淡背影,来源于宁古塔的流放悲歌,来源于山西的晋商风云,来源于天一阁的藏书历险……

行不完的路,读不尽的书。这种震撼,让“到此一游”脸上一红,赧然隐去。这种震撼,让读者掩卷沉思,让行者踟躇向前。人们不由得关心起那些遗迹遗址,念叨起那些飘零在风雨中的文化。这趟苦旅,让书里书外

路,就是书

——读新版《文化苦旅》

这种苦,余秋雨先生解释为“艺术的最佳背景,不是金色,而是黑色。”艺术如此,文化如此,人生亦如此。

合上书,我眼前已经没有了“时间”“老庭院”这些温馨的画境,有的只是一个在人类文明轨迹上艰难走着,一步一书的倔强形象。不,不是一个,是一群。迎面走来的,不仅有李冰、苏轼、巴金……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此,余秋雨先生在书中作了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

书。”我想,对于徜徉山水间的读者来说,这是对旅行和文化的最佳注解。

我们曾经去过很多地方,行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听过那么多的故事,抖落那么多的风雪,大部分时间,却只是将“肤浅”二字撒在了走马观花的路上。只有旅途,没有文化;只有路,没有书。这是旅行的悲哀,也是山河的悲哀。果真如此,则老庭院里将会没有文字和时间厮磨,也就没有文化存在的温暖方式。

这样一想,我便放缓脚步,与石头对话,与泥土对话,与古木对话,与流水对话,与建筑对话,与残留在空气中的遥远的文化对话。我想,唯有如此,才当得起“路,就是书”。

王建华